

情迷北窠

之
【北落师门】

侧侧◎著 珠海出版社

橙色纯爱小说系列

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，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遇见了未来的女孩子文娟。当时她十九岁，在空前繁华的人生里，第一次出现了他喜欢的、不一样的女孩子。



橙色纯爱小说系列

侧侧◎著

十三岁的宋仁家被嫉，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遇见了未来的女孩子艾桐。当时她十九岁，在空旷孤单的人生里，第一次出现了他喜欢的、不一样的女孩子。

之【北落师门】

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迷北宋—北落师门 / 侧侧 著. 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8.1

(橙色纯爱小说系列 / 西西里红橙主编)

ISBN 978-7-80689-860-4

I.情… II.侧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5545 号

橙色纯爱小说系列之情迷北宋—北落师门

主 编: 西西里红橙
策 划: 柳雁阳 田 涯
作 者: 侧 侧
责任编辑: 潘杜鹃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整合推广: 悦读时代

情迷北宋—北落师门

(侧侧)著

珠海出版社

(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)

新华书店经销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开本 60 印张 640 千字

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978-7-80689-860-4

定价: 88 元(全四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录

Content

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惊蛰·一 | |
| 惊蛰芙蓉梦 | 005 |
| 第二章 惊蛰·二 | |
| 尘烟绮年事 | 013 |
| 第三章 上元·一 | |
| 玉壶光转,凤箫声动 | 018 |
| 第四章 上元·二 | |
| 染柳烟浓,吹梅笛怨 | 028 |
| 第五章 夏至·一 | |
| 翡翠盘高走夜光 | 035 |
| 第六章 夏至·二 | |
| 胭脂雪瘦薰沉水 | 044 |
| 第七章 春分·一 | |
| 一天风露,杏花如雪 | 050 |
| 第八章 春分·二 | |
| 泣露光偏乱 | 057 |
| 第九章 清明 | |
| 闲花落地听无声 | 064 |
| 第十章 芒种·一 | |
| 只恐夜深花睡去 | 071 |
| 第十一章 芒种·二 | |
| 一川烟草,满城风絮 | 076 |
| 第十二章 芒种·三 | |
| 都来此事,眉间心上 | 084 |

目
录

Content
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三章 白露·一 | |
| 待浮花浪蕊都尽,伴君幽独 | 090 |
| 第十四章 白露·二 | |
| 两处沉吟各自知 | 096 |
| 第十五章 白露·三 | |
| 朝来寒雨晚来风 | 102 |
| 第十六章 白露·四 | |
| 梦泽蒹葭楚雨深 | 111 |
| 第十七章 冬至 | |
| 香消翠减,雨昏烟暗 | 116 |
| 第十八章 大寒·一 | |
| 有梦都惊破 | 122 |
| 第十九章 大寒·二 | |
| 寥落肯容成独梦 | 130 |
| 第二十章 小满 | |
| 蓬莱此去无多路 | 139 |
| 第二十一章 雨水 | |
| 纵使相逢应不识 | 146 |



篇外篇·南方之南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暮春 海棠 | 155 |
| 第二章 盛夏 荷花 | 160 |
| 第三章 深秋 菊花 | 166 |
| 第四章 寒冬 梅花 | 175 |



惊蛰芙蓉梦
第一章 惊蛰·一

今日惊蛰。

被远远一声惊雷从睡梦里拽出，我走出延春阁，顺着宫灯泻地的明亮侧耳听一听殿外。春虫还没有出来，什么声响也没有。

隐约想起来，其实我与她第一次见面，就是在惊蛰这一天。不过那是在十年前。

当时我十三岁，她大约十八九岁的样子。

而如今我二十三岁，她还是大约十八九岁。

我至今不知道她从哪里来，她的家乡是哪里，她以前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可是现在她在干什么，想什么，我又何尝知道？

听着那远远的惊雷，竟像劈在我的心头上。夜风料峭，我微微缩了下身子。我一直畏惧寒冷的东西，从十三岁开始，我想她说得对，我其实从来就没有长大过。

身后有人轻轻为我披上罩袍，不用回头也知道是张清远。她睡觉非常警觉，自然会知道。

张清远算是现在我最常眷顾的人。她以前是杨淑妃身边的宫人，我到淑妃那里时，她正脱下脚上的鞋子去拍爬在石桌上的一条青虫。我便向淑妃要了她来。

对于这际遇，她自己都常常怀疑，问我原因。

“因为我喜欢你恶狠狠的样子。”我笑道。

然后我走到哪里，哪里就会有有人在拍虫子。直到我烦不胜烦，狠狠禁了一回才停止。

其实他们都不知道，重要的原因是，张清远拍的那张桌子，左边坐着的，正是我的母后。

我喜欢女子那样旁若无人的凶恶，肆无忌惮。

就像我第一次看见自己喜欢的人，才知道，原来我需要的，不是温柔顺婉的女子。

“夜深了，皇上不如不要回去，就宿在这里？”张清远柔声问。

我抬头看看天空，北落师门在天中，光芒幽蓝。

“不了，还是回去。”

辇驾近东华门，我叫停，下来在干净的砖地上走了几步，这夜风夹着春寒，仿佛将世界上的一切都撕扯得不留痕迹。

“伯方。”

伯方忙近前来。

我顿一顿，说：“去……锦夔殿看看。”

他诧异地问：“夜已深了，不如明日报过锦夔殿再去，好让宫使准备着？”

我低声说：“不必惊扰她，朕悄悄去看一眼也就算了。”

锦夔殿在内宫城之前，一路行去，车马缓慢。掀帘子一看，漫天风露，夹道杏花如雪，竟有吹到我袖中的。

所有的锦绣缠绵，到最后都是这样褪尽鲜艳的残片。我想。

锦夔殿里熄了灯火，走进只去觉得冷清。

我无比熟悉的地方。正南门进来不是正堂，是假山，从假山侧过，是垂着薜荔的游廊，前庭嘉肃，花厅揖棣，殿后就是辰游池，她现在住的是池边上的徊云阁。

我在阁下站了一会儿，没有看到烛火灯光，想来她已经睡下了。这里很好，不像别人宫里，什么时候都要点着灯，老是睡得不安稳。

旁边的海棠花簌簌地落，那浅红的花瓣落了满地也没人发现。

除了天上圆月，谁也不知道。

觉得意趣寥寥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，我回头要离开时，却发现她就站在月门处看我。

在夜色中，她似乎要融合到身后的粉墙上一般苍白。

我的喉头一下抽紧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
她平淡地看着我，眼神波澜不惊，像看着月亮下最普通的一株海棠树。

而我，听到惊蛰的雷声，清清楚楚在我耳边劈过。

惊蛰。惊蛰。

所有的事情都从这天开始。

和她第一次见面，是在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。

那年我十三岁。在步天台上，遥望中天紫微垣。象征帝王的紫微星没有任何动静，仿佛我的父亲还是安然无恙。

可是，父亲昨日去世，留了遗诏，说——

太子即皇帝位。

尊皇后为皇太后，权处分军国事。

遣使告哀契丹。

其他什么都没有。我想告诉他我很害怕，我跪在他的床前，二月的寒冷天气里，发抖，眼泪冰凉。可他什么都不说，到最后他抓着我的手说，善待天下啊，受益。

我甚至不知道如何面对他的死亡，我如何面对天下？

我害怕，害怕尸体，害怕冰冷的东西。我不过是个十三岁的小孩子。

父亲停在延庆殿。遵他遗诏，我于柩前即皇帝位。

接受了朝臣的三叩九拜后，我向内殿跪下：“请母后垂帘，以摄天下。”

两年前，天禧四年，我十一岁。父亲因为久疾居宫中，朝政全掌在母后手中。当时宰相寇准密议奏请皇上让皇太子，也就是我监国，但是消息传到了母亲耳中，寇准因此被罢相，取代他的是丁谓。后来因为周怀政密谋废后杀丁谓。宫里的两个内侍……客省使杨崇勋、内殿承制杨怀吉去向丁谓告密，丁谓连夜与执掌东京兵马的枢密使曹利用计划。第二天，周怀政被杀，寇准贬为衡州司马。自此母后在朝中牢牢扎下了根基。

然后在十一月时，父亲下诏，除军国大事仍旧亲决，其余我同宰相丁谓、枢密使曹利用等参议行之。

听到消息时，我一时喉头噎住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对着太子左庶子晏殊哭了。他才三十二岁，脾气温厚，我最喜欢他的词，希望他能帮我。

我当时还以为，只要我不接手天下，父皇就不会离我而去。

第二天晏殊替我上表陈让，我去见母后时她问我：“可是担心父亲身体？”

我摇头，怯怯地说：“我不想要……”

母后一巴掌打在我的左颊上。

丁谓任宰相，他对母后行了礼，请太后不要当殿垂帘，请御别殿。母后冷笑，不语。

张景宗、雷允恭于是说：“皇帝视事，当朝夕在侧，何须别御一殿？”

张景宗是父亲亲自指定承侍资善堂，想让他做我心腹的人。原来他与别人也一样。

我抬头盯着藻井上的花纹，数那些龙的鳞片。

数到第三条龙的时候，他们商量好了，决定我与太后在承明殿共商国事，帝位左，太后位右，垂帘决事。

我以为结束了，站起来要去父亲面前守灵。

母后又拿了一张手书出来。内容省使，也就是从小就在我身边服侍我的伯方忙拿去宣读。我又坐下来。

原来母后不喜欢垂帘，要在禁宫中自行批阅章奏，遇大事再召对辅臣。

群臣大哗，场面一片混乱，我继续抬头数龙的鳞片。伯方在我耳边悄悄说：“那道手书，似乎是丁谓的笔迹。”

既然如此，刚才他又提出要请太后御别殿？

我也想像母后一样冷笑，但是眼睛却热极了，眼泪就要夺眶而出。

所有人似乎都已经忘记了，父亲就躺在那里，尸骨未寒。而他的妻子孩子臣子争吵成一片。

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我以后，绝不停棺延庆殿。

中天紫微垣，是帝王的位置。

东蕃八星，西蕃七星，在北斗北，左右环列，成翊卫之像。

北极五星，在紫微宫中，北辰最尊。

我躺在轨天仪里用游规在双规上找到位置，仔细地看北辰。

突然有人在我身边问：“喂，你躺在这个奇怪的箱子里干什么啊？”

我猝然听到有人在身边说话，吓了一跳，游规一晃，北辰就失了位置。

不是叫内侍不许让别人进来吗？

我慢慢地坐起来看她。

这是我第一次遇见她，也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奇怪的女孩子。她的衣服怪异，袖子窄窄的，领子像把脖子包住一样竖立，而且……她居然穿着裤子，很小很紧的那种。一个女孩子，半夜单独出来，跑到司天监来，还穿着裤子，没有梳洗打扮，披头散发，素面朝天，真是很奇怪。会不会是失魂梦游？

于是我伸手在她面前晃了几下。没想到她一把抓住我的手，问：“干什么？以为我看不见你？”

“……没有，你的衣服，很奇怪。”我低声说。在她理直气壮的质问面前，我居然心虚。

我果然不适合当皇帝。

她低头一看自己的衣服，大笑出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忘记换了。”她好像忘记了她还抓着我的手没有放开一样，只顾自己笑。

她的手心热热的，很温暖，好像她是从夏天里走来的一样。

她看看我，笑着放开我的手，却又用那只手拍拍我的右颊，问：“小弟弟，干什么要脸红啊？”

……她摸我的脸。

……她居然在这里，摸我的脸。

我瞠目结舌，觉得脸像发烧了一样，血一直往上涌。

她却不以为意地在冷风里抬头看看天空，自言自语：“不知道跳到哪个年代了？连个空调都没有，真难受。”

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，所以在旁边不说话。我从来没有见过摸了男人的脸还这样无辜的女人。

“小弟弟，姐姐问你件事。”

我已经十三岁，继承皇位，她却漫不经心地把我叫成弟弟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她比那些跪在丹陛下叫我万岁的人都要温和。所以我看着她点头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大概子时了。”我说。

“不是，姐姐是问你，现在是什么朝代？”她问。

这个人居然不知道现在是谁家天下，她是哪里来的？

可是我居然也乖乖地回答她：“现在是大宋乾兴元年二月二十日。”

“乾兴元年？什么皇帝啊？”她皱眉。

“大臣们上表，大约要拟为应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。”我说。

“哇，你背得出这么长？”她大笑。

这个人好像不知道什么叫掩饰似的，要张多大嘴就张多大，要瞪多大眼睛就瞪多大，她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女孩子的矜持？不知道人活得太为所欲为，会不会很艰难？

“那，总有个先帝的庙号什么的吧？”她问。

我低声说：“先帝刚刚去世，礼部还没有拟好庙号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她抓抓头发，然后说，“那就算啦，不知道就不知道好了。”她看看四周，又问：“这是哪里？”

“东京汴梁。”

她恍然大悟：“啊，原来是北宋。”

“今宋。”我纠正她。

“宋朝。”她笑着点头，“那这里又是汴梁城的哪里……”

她环视四周，然后大吸了口气，问：“皇宫？”

我点头，她愣了好久，指着我问：“你……衣服上有龙哦。”

你现在才看见？我不屑地想，还以为她马上就要跪下来请罪，没想到她看看周围，附在我耳边问：“喂，旁边有没有太监？我没见过，可不可以叫个过来让我开开眼？姐姐请你吃糖糖哦。”

太监？我看着她神秘兮兮的样子问：“我不知道什么叫太监。”

她做了个晕倒的姿势，然后问：“那宋朝应该叫什么啊？阉人？”

“你说内侍吗？”我问。

“对啊对啊，应该是吧？”她问。

这女人真奇怪，皇宫里什么都不多，就是内侍多，她自己去看就好了，干什么要我叫人来给她看？

我摇头，拒绝。

“小气鬼！”她哼了一声，然后跳到轨天仪旁边，问：“那这个是什么？”

“轨天仪，是用来观测星象的。”

“啊？真的？怎么用的？”她马上钻进去看。

女孩子怎么这么随便啊？

我犹豫地看看下面，是不是要叫人来把这个奇怪的女人带走？

她坐在轨天仪里，隔着铜制的圈轨向我看来，笑问：“小弟弟，怎么用的？”

我默默看着她，那已经有点儿残缺的下弦月的光华，在她的头发上打出幽蓝的

轮廓。圈轨重重叠叠的阴影笼在她的身上，于是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，没有些微威胁，又伸手可及。

听到初春的夜风从耳边擦过的声音，细细地钻入没有边际的未来。一切都像水墨画一样，浓浓淡淡又孤寂无声。

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活泼的生命，在这死气沉沉的宫里，她看起来这样怪异。我的脚不听使唤地就走到她的身边，在轨天仪旁边半跪下，指着双规给她看：“这是双规，刻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，南北并立，出地三十五度的地方，是北极出地之度。四面七十二度属紫微宫，二百二十度属黄赤道内外宫，南极七十二度，除老人星外，一般隐在地平线下，左右运转就可看到众星远近……”

我还没有说完，她用窥管看天上，问：“那颗很亮的，是什么星啊？”

“哪里？”我问。

“这里。”她把我的肩拉过去，我没防备，下巴撞在她的肩窝上。

“哇，好痛……”她揉揉肩膀，然后把我拉到窥管下。

我茫然地看着星星，闻到了，她身上的香味，像是白兰花的味道，青涩而幽暗。

星在天市垣东北，应该是谁都知道的才对。“织女三星。”我告诉她。

“啊……原来是织女星。”她兴奋地把窥管转来转去，“我看看，牛郎在哪里？”

她找了半天，问：“这个是不是？”

我凑过去看，可是因为角度不对，看不见。她把我拉进去。在窄小的空间里，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的呼吸轻轻喷在我的脖子上。

“喂，是不是啊？”她问。

我抬头看她，她好像比我大好多，已经有十八九的样子了吧……而她看我的神情，却好像我是个还只有三四岁的小孩子一样。

我咬住下唇，看那颗星星，原来不是。

“你看，这颗星的北边，有羽林军四十五星在壁垒之南，三三聚散，所以它是北落师门，在羽林军南，北宿在北方，是颗很亮的星星，现在这样明大，象征天下安定；如果微小、有芒角，就会有兵灾。”

我认真地告诉她，她却笑道：“迷信，怎么可能？”

也许她说得对，因为我这么久以来，从没有在星星里看见什么预兆。

“我要回去准备出皇宫的东西了，小弟弟，你不要告诉别人我出现过哦。”她揉揉我的头发，想要出去。但是因为我们都困在里面，我又不碰到她的身体，一时

居然出不来。

她不耐烦，直接就从我身上爬了出去。她的膝盖狠狠撞到我的右肋，好痛。

我看她站起来，终于忍不住，问：“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”

“我啊？”她在夜色中回头看我，微笑，“我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……你不要告诉别人哦，我明天再来。”

我忙点头。

她笑着挥挥手：“拜拜！”

拜拜？我莫名其妙。

她在我面前高高跃起，在空中消失，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。

我呆了好久，想不明白。从步天台下来，司天监的人都在下面候着。我回头看空荡荡的楼台，问内侍们：“刚才有人上来吗？”

众人一起摇头。

我在那里想了好久，终于明白了，她大概就是伯方在故事里说过的狐狸精，是来引诱人的。

想告诉伯方我今天被狐狸精调戏了。但是，想到父亲，心情变得抑郁，就没有说出口。

即使父亲从来没有抱过我，从来没有说过三句以上的话，我毕竟，没有父亲了。

“二十一日，群臣入临，见帝于东序阁，群臣拜舞称万岁，复哭尽哀，退。群臣上表请听政，”念到这里，伯方低声叮嘱我说，“陛下要推辞两次，等到他们上表三次，然后才可以应允。”

我木然点头。

“二十三日，陈先帝服玩及珠襦、玉匣、含、襚应入梓宫之物于延庆殿，召辅臣通观。二十四日，大敛成服。二十五日，有司设御座，太后垂帘崇政殿西庑，帘幕用缟素，群臣叙班殿门外。”

我转头看窗外，杨柳刚刚发青，惊蛰天气，春天就要来了。

到东序阁的时候，才发现母后坐了大安辇来。大安辇是咸平年间，父亲为万安太后所制，上设行龙六条。平时皇太后、皇后常出，一般只用副金涂银装白藤舆，覆以棕桐屋，饰以凤凰。母后在父亲刚刚龙驭的时候，坐大安辇来，想必不是没有深意的。

于是我跪下拜见，然后诏皇太后出入所乘，以后都如万安太后舆，上设六行龙，制饰率再加。

母后在辇中微微点头。

木然地听朝臣和宗室依礼哀哭，这感觉真奇怪。

父亲和我见面的时候，永远都是那几句话——

“给父皇请安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

“谢父皇。”

“今天书念了吗？”

“念了。”

“好好用心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下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但是以后连这样的话也不会再有了。

不知不觉我也泪流满面。

回宫后母后问：“有拟好谁去守陵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我低头说。

“那不如让李婉仪为顺容，从守皇陵？”她缓缓地问。

李婉仪，我没有什么印象，大概是普通的嫔妃吧。“一切遵母后的懿旨。”

母后着意看了下我，见没有什么异样，想了一想，又说：“让刘美、张怀德访其亲属入朝吧，她是杭州人，据说在杭州还有个弟弟叫用和，不如让他补三班奉职。”

“是。一切听母后安排。”

傍晚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李婉仪。

我依例讲了抚恤她的话，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我，口中只是称“是”。

最后我说：“你既没有孩子，长守父皇身边也算是福分了。”

她终于抬头看了我一眼，我看见她的眼里全是眼泪，却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，只是泪流满面。我心里隐隐觉得悲伤，这个人，和我一样的哭法。

她跪下磕了头，然后退下了，头也不回。

据说她是有个女儿的，只是和我的哥哥们一样，都夭折了。

在皇家，能长大的孩子是很少的。

我已经整整两夜都只是合了下眼，可那天夜里居然还是睡不着，起来在殿外仰望天空。天空最亮的那颗，就是北落师门。

长安城北门叫“北落门”，这颗星星就是以此为名。师，兵动。

北落师门，战争。

父亲说，不要战争，万一臣子握紧了兵权，五代之祸就是前车之鉴。其实他最后对我说的“善待天下”，何尝不就是要我安定局势，避让战争？

宁愿屈辱，也不要颠覆。宁愿苟延残喘，也不要失去政权，这就是我们的国策。其实这与我又有何关系？

我其实什么力量都没有。我甚至也不想当这个皇帝。我排行第六，是父皇最小的孩子，没有贤能，加上年纪太小，也没有公开支持自己的势力，现在能做的，只有乖乖听母后的话而已。

母后现在已经在替我物色皇后，据说是应州金城人。平卢军节度使郭崇之的孙女。为了防止前朝后戚干政故事，她也并不是什么显赫出身。

我心里烦躁，周围太过空荡，仿佛我的呼吸都隐隐有回声，宫灯点得又这样明亮，越发映得周围冷清，清清楚楚地看到，只有我一个人。

一个人在这样蒙着缟素的房间里，睁着眼，看一室的死寂。宫女在外殿也睡了，母后挑选过的人，睡相都是极好的，没有一丝声音。

一片凝固。

因为这安静，我害怕极了，手指不自觉就痉挛地抓着被子，那些丝绣的龙，蛇一样缠绕在我的身上。我喘不过气来，我听见父亲大去时，虚弱无比的话——你要善待天下啊，受益。

……受益，受益。

母后在我很小的时候，与我在御花园里玩耍，跟在我身后追我，笑着叫道。我回头看她，突然脚下一空，坠入悬崖，从最高的地方一下子摔了下来。

是梦魇。

我挣扎着坐起来，大口喘气，良久，才爬起来到窗口。

北落师门明亮而冷淡地挂在天边。

这宫里，还有我唯一喜欢的地方，步天台。还有那个奇怪的女孩子，约我今天在那里见面。我感觉右颊开始温温地热起来。她手心里温度明明还在我的肤表，那种奇异的温暖却藤蔓一样蜿蜒地钻入我的心脏。

她身上的香味，是白兰花的味道，青涩而幽暗。

她对我说，我明天再来哦，小弟弟。

她的笑容就像被关在稀疏笼子里的蝴蝶一样，没有些微威胁，又伸手可及。

我从偏门跑了出去。狂奔过无数惨白的宫灯，奔过无数枯瘦的竹子，风像刀子

一样从我身上一掠而过，二月，几乎冻到皮开肉绽。

子时还没有到。我在高台上等待她。

这样冷，想要一点点温暖的东西，就像她手心的那些夏天的温度。

还有，像笼子里的蝴蝶，安全，又贴近。

银汉迢迢。

在远处看，最是清楚，可也最不胜寒，似乎全天下的风都聚在这里。而我穿薄薄的单衣，从被窝里跑出来，等待她到来。

可也许我并不是在等待她到来，我只是厌恶延庆殿太过窒闷的空气，也许只是不要那些龙蛇，也许，只是不要那些最高处即将坠落的恐惧感。

我抱着自己的膝，在乱风中。

看着整个天空缓慢地斗转星移，所有的星宿都冷淡地在我头上旋转。

冷得连发抖也没有，只是觉得那些寒意从四肢百骸进去，像在里面扎根一样，一层一层渗到骨髓里面去，到最后浸满了全部血肉，不觉得寒冷，只觉得融融一片。

到子时过去，长河渐落。到天边幽蓝。她没有出现。

她明明说要来的。原来她也是骗我。

好像她的膝盖狠狠撞到我右肋的时候那样，疼痛之极。但这次疼痛的，是心脉那一块。

天色大亮。

我想要起来，手脚却僵硬了，一时跌在地上，身后有人默默把我抱起来，给我包上锦被。

原来是伯方。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来的。

他已经准备好热水。我僵直的手指触到温水，血像从凝固中融化一般，开始在我的全身流动起来。这才明明白白知道，那个笑得温暖的女孩子骗了我。她没有来。

那年三月，我初御崇德殿，母后设幄次于承明殿，垂帘以见辅臣。十月己未，移父皇神主于太庙，庙号为真宗皇帝。我有了一个妃子郭青宜。

郭青宜比我大四个月，大婚行礼时我仔细看了一眼，见她头冠饰以九口、四凤，心里就放了心，这是妃子之制，看来母后没有现在就立她为后的打算。至于她的脸，我没有瞧清楚就把眼睛转回来了。